

仁愛 的 故事



著編溥德韓

行印局書中正

仁愛的故事

十 幫助旁人是我們最大的安慰

二

四三

一 我不願做守財奴

「經營不讓陶朱富，貿易猶存管鮑風」。這副對聯，我們在街坊店舖裏是時常看到的。陶朱是怎麼樣一個富人，這樣名傳千古？也許有人這樣問。

他不但是一个大富翁，並且是復興越國的一位大功臣。他是春秋時楚國人，姓范名蠡，「陶朱公」是他晚年自己取的別號。仕於越。會稽（現在的浙江紹興縣）一戰，越王句踐給吳王夫差打得國破家亡，夫婦倆替吳王去餵馬看墳。這種奇恥大辱，如果不是范蠡和文種兩位忠臣的策畫，句踐決不能雪恥，越國也決不能復興。

後來越王把吳國打敗，便封范蠡爲「上將軍」。在一般人的眼光看

來，這時的范蠡，真是榮貴到極點了；他卻淡於名利，上書越王，要求歸隱。越王那裏肯答應，就派人去召他回來，等到使臣追到范蠡家裏，他已經避得無影無踪了。

他臨走約了幾個好友，帶領他的兒子，經南海折入東海，到達齊國的濰境，纔舍舟登陸。從此隱姓埋名，自稱「鴟夷子皮」，佯裝未開化的鄉民，穿着破舊衣服，在海邊耕作度日。

他雖是一個足智多謀的文人，但是對於經商務農，也很有經驗。不多幾年，在他辛苦勤勞之下，已經積上很多的財產了。這時候，他看看齊國地方上很窮，人民多困苦不堪，便把所有的財產，散給當地的貧民。凡是無錢無米，無力購買農具穀種的人，祇要跑到他那裏，總是有求必應，沒有一個落空的。因此，這位名字很古怪的善人，名

聲漸漸傳遍了全國。

「這個人真了不得！」齊王聽說他有這樣的德行，想請他去做宰相。使者奉了齊王的命令，不敢怠慢，便捧了相印聘禮，沿途訪問，走到范蠡那裏。

「來做什麼？」范蠡看見兩個衣冠整齊的使臣，捧了大堆的禮物進來，心裏非常詫異。

使者把來意說了之後，他嘆息地說道：「我在家治產，曾力致千金；至於做官，曾貴至卿相；我不過是個布衣，富貴到這種地步，可算已經達到極點。現在我想從另一方面，替大眾服務，不願再置身於富貴圈子裏面了。」他婉轉的把來使辭去了，便將第二次掙起來的產業，完全分給農民，自己雇了一隻小船，和他的朋友們，離齊國而

去。

他沿途遊山玩水，便選擇了一個商業中心的陶邑（現在的山東定陶縣），住下來了。他覺得陶邑這個地方，是南北交通的要道，最適宜於經商，就自稱「陶朱公」，利用耕種的餘暇，販賣應時的物品。他的眼光很遠大，又重信用，當地的大商人都樂於和他來往，營業無往不利，所以沒有幾年，又積了巨萬的財產。范蠡這時，又覺得金錢太多了，便專心致力興辦慈善事業，舉凡賑災、恤貧、慈幼、養老等有關大眾福利的事情，他都不惜拿出很多的金錢來舉辦。

社會上的人，大都自私自利的居多，大家看他這樣不惜金錢，仗義疏財，以爲他是一個傻子。有一個商人很是不平，跑去問他道：「喂！陶朱公！你老人家爲何不把這些錢財，留給自己兒孫享用，卻

去替公衆興辦事業，豈不傻氣嗎？」



范蠡把有的財產分給農民

的腦際，永遠留爲商界的佳話。

我不願做守財奴

「噫」！他現着不屑的神氣，冷地答道：「我的兒孫都能夠獨立生活，如果把錢給他們，不去替社會做事，祇是替他們造孽罷了！我不願做守財奴！」

那個商人聽了這話，羞的滿面通紅，一聲不響悄悄的走了。從此，「陶朱公」三字，深深印入人們

一一 兩頭蛇

「春天樂，春天樂，春天來了快樂多！」

紅花綠葉青青草，微風吹來暖且和！」

蛙兒池邊跳，蝶兒空中舞，小鳥枝頭唱着歌，

唱的什麼歌？唱的快樂歌。

快樂，快樂，真快樂！拍手打掌笑呵呵！」

「唱得真好！」阿玲驀地說了這一句，隨即躲在田岸旁邊。

「誰呀？」孫叔叔正唱得起勁，被這句話打了岔，停住不唱了，掉過頭來四下張了一會，卻沒有瞧見誰，心中正在奇怪，阿玲已從田岸裏走出來。叔叔笑道：「我當是誰，原來是阿玲妹妹！」

「叔敖哥你拿着鋤頭做什麼？」阿玲指着他的鋤頭問。

「預備到野外掘兩株花兒帶給媽媽，你呢？」叔敖問她。

「替媽買線去，恕我不陪你了」。阿玲說完，兩條小辮一扭，連奔帶跳的去了。

他走了幾百步，看見郊外開滿了紅紅綠綠的野花，長的非常美麗；他快樂極了，把袖口捲起舉起鋤頭向着一株最大的花根掘去，正掘得高興，忽然草叢裏鑽出一條又粗又長的東西來，把他嚇了一跳。

他定神一看，原來是一條滿身斑紋的兩頭蛇，向他昂頭吐舌而來，他驚惶地趕忙提了鋤頭，掉頭就走。跑了兩步，他心裏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：「從前聽見人家說，看見兩頭蛇的人就要死，如今自己看到它，怕不能活了，可是再給旁人看到，豈不也要死嗎？」正在想念

的時候，那條兩頭蛇，已漸漸到了他的身旁。一我已經活不成了，再不能讓你貽害旁人」。他說着舉起鋤頭，用盡平生力氣向蛇身一斫，正中蛇頭，鮮血流在地上，把草都染紅了。



孫傲舉起鋤頭用力向兩頭蛇斫去

那條蛇被打死後，他正預備回去，可是仔細一想，還有些不妥。他想：如果將這條死蛇丟在路旁給行路的人看到，終久是不妙，不如把它埋了起來罷。主意拿定，就在地上掘了一個深坑，把那條蛇埋在坑裏，鋪好泥土，又用腳踏了幾下，直到看不出一

點痕跡，他纔提着鋤頭回去。

「彭，彭，彭」！孫叔敖用手在自家門上敲了幾下。

「是叔敖嗎？爲什麼回來這樣遲」？母親開了門問他。

「媽」！叔敖叫了一聲，哇哇地大哭起來。

「乖！怎麼了？受了誰的委屈」？母親見他進門就哭，一時猜不着根由，便抱他進來，偎在懷裏問他。

他哭着道：「我從前聽見人說，看見了兩頭蛇就要死的，今天我
在郊外看到一條又長又大的兩頭蛇，怕不……能活了」！說罷又大
哭起來。

母親想了一想，問他道：「現在蛇在什麼地方」？

「蛇嗎」？他揩揩眼淚說「我恐怕旁人再看見，已經把它打死，

又恐怕死蛇丟在路邊，給行路的人看見了也 死，已給我埋起來

媽！旁人雖不會再看見它，但我恐怕活不成！」！

母親聽完，笑容可掬地安慰他道：「乖！你不必悲傷了，你既有這樣存心，顧慮到旁人，就是因此而死，也死得有價值了！爲了大眾，犧牲掉自己的性命，是一件光榮的事，應該歡喜纔是，爲什麼還悲傷呢？況且這不過是一種迷信，不一定會死的」。

「媽的話很對！」叔敖的眼淚雖掛在臉上，心裏卻覺得有無限的欣慰。

「乖」！母親很親切的對他說道：「爲人應該有這種『舍生取義』的精神，將來你長大替國家出力，也應當永久保持你這種『仁愛』的德性」！

「是！我永遠記住媽今天對我說的話」。叔敖恭敬地說。

「這纔是我的好孩子」！母親在他蘋果般的面龐上，足足吻了有五分鐘。

「哈哈……哈哈」！一片笑聲從孫叔敖家裏傳了出來，母子倆臉上浮滿笑容，心裏有說不出的快樂。

孫叔敖後來在楚國做過三次宰相，爲戰國時最有名的賢臣，活到八十多歲。

三 白驃肝

「醫生來了」！老媽子嚷着，在門上敲了兩下。

「來了嗎？請進來」！老僕人把門開了，邀了醫生進去。

「陽城先生！尊恙雖很危險，但還可救，不過……」，醫生按過了脈，講到這裏又把話停住。

「怎麼？我的病可救嗎？先生爲何又不講了？」陽城先生倚在枕上望望醫生。

「不過這味藥很費事」！醫生搔搔頭說：「必須吃了白驃的肝，纔可起死回生，不然的話，就難說了」！

「唔……」，陽城先生等醫生走後對家人道：「白驃祇有我們晉國大夫趙簡子先生家裏有一匹，這是他心愛的一頭白驃，以我小小一個廣門縣官，況且在他屬下，這件事看來沒希望了」！

「一個人活着，總比一頭驃子有功於國家人民吧」！陽城家裏一個老僕自告奮勇，插嘴說道「主人！讓我去登門央求一下看，如果趙

大夫萬一應允，那末主人的病，不是可以好了嗎？」

「我看多半沒把握」。陽城先生在枕上搖搖手。

「沒希望再回來不遲呀！」忠心耿耿的老僕，不等主人回言，便星夜趕到趙簡子那裏去了。

「你來幹什麼的」？趙家看門的人走出來向老僕上下打量了一番。

「求白驃肝配藥劑的」。老僕說。

「求白驃肝配藥劑的」？看門的心裏好生詫異，指着門前的大條凳對他說道：「且坐一下！等我報過主人，給你回覆」！看門的人進去通報，將這情形告訴趙簡子。簡子旁邊有一個姓董的侍衛官，這時正在站着。他聽了這話，生氣道：「哼！陽城是怎樣一個大人物？竟敢叫

人登門要我主人的騾肝，該殺！該殺！



趙簡子叫廚夫將白騾宰了，拿肝遞給來人

趙簡子聽了，很不以為然的道：

「不是這樣講！殺一個人，活一頭畜牲，也太沒有仁心了；殺一頭畜牲，活一個人，難道不好嗎？」說罷，就叫廚夫將白騾牽去宰了，拿肝遞給來人。

陽城先生吃下白騾肝，果然他的病不久就好了。趙大夫救活我的性命，陽城先生天天把這句話對人說。

不久，趙大夫奉命攻打翟國的蠻人，廣門縣的人民，立刻聚集了幾千，編成一隊很整齊的隊伍，一聲「向前」，人人爭先，個個拚命，

殺得蠻兵大敗而回，趙大夫遂打了一個空前的勝仗。

四 要是不喝酒怕會生病的

「了不得！了不得！國王的愛馬不見了！」秦穆公左右的衛兵，個個滿頭汗珠，亂哄哄地，分頭尋找。

「國王這匹愛馬，也不知用盡了多少心血弄來的，找不着，準是我們的悔氣！」衛兵甲一面喘氣，一面自言自語的說。

「是呀！」另一個衛兵揩揩額上汗珠，接着說：「國王每天都騎它出門巡獵慣了的，這次不見了，不知這場大禍落在誰身上哩！」

「尋到了沒有？」一個錦衣衛兵騎了一匹快馬趕來說：「國王親自出來找馬了！」

「悔氣！悔氣！」

「該倒運……！」

衛兵們聽說國王親自出來找馬，心裏更加驚慌起來，很快地讓開一條大路，肅立兩旁，待國王車駕走過，纔小心翼翼地跟着大隊前去。

「托！托！托！托！」步履聲震動了靜寂的山林，連棲息在樹枝上的小鳥，也嚇得沖翅飛去了。這時，穆公的衛隊，布滿了樹林山谷，大家都在聚精會神地尋覓國王失去的愛馬。

「喂！好大膽的狂民，竟敢偷吃國王的愛馬！」一個衛兵在山谷裏大叫起來，這一聲猶如半空打了一個響雷，衛兵們聞聲，趕忙上前去看個究竟。

「別人身包膽，你竟是膽包身了！」侍衛官揪着那殺馬的鄉民罵道：「你不想活嗎？怎麼宰起國王的愛馬來，這還了得！」

「哼！想是活得不耐煩了！走！抓他們見國王去！」幾十個衛兵一擁上前，把四個宰馬的鄉民，推推拉拉的，擁到秦穆公面前。

「是你們吃馬的嗎？」秦穆公滿面堆笑的問那夥鄉民。

「是！是！是的！民……民……人知罪了！」可憐那幾個鄉民，嚇得話都講不上來。

「喂！拿兩瓶酒來！」穆公揮手招呼旁邊的衛兵，很溫和地說道：「這班人吃了馬肉，要是不喝酒，怕會生病的，他們全不曉得，真是可憐！穆公叫人把酒遞給鄉民，便領着大隊衛兵徑自回去了。

「咦！真怪了！心愛的馬被他們吃了不算，還送他們幾瓶酒！」衛

兵回來這樣談論着。

過了幾年，晉國和秦國打仗，穆公坐着兵車在陣前督戰，忽然有一隊晉兵，奮勇上前，圍住他的車子，幾乎要把穆公捉住。正在這危急的當兒，岐山上奔來一夥鄉民，一聲吶喊，個個奮不顧身，把晉兵趕走，救出了穆公。

事後秦穆公要獎賞那次突圍救他的恩人，派衛兵到山野找了許多次，一個影踪也沒有。後來有人告訴穆公，那次爲首率衆退敵的，正是當年那夥宰吃國王愛馬的鄉民。

五 河伯娶婦

每年到了秋天

河南省臨漳縣附近幾十里以內的民衆，便要興奮

起來。

「喂！老劉，河伯又要娶親了，今年大約又要熱鬧一番哩！」

「是呀，今年又不知道誰家的漂亮姑娘當選？」做木匠 小陶說。

「唉！把當選的姑娘活活淹死，又耗費金錢，這是最可痛心的事，何苦年年這樣舉行？」育才私塾的張老先生嘆息着。

「且不管這些，我們熱鬧總可以瞧到的！」慣會瞧熱鬧的阿貴不耐煩張老先生的議論，插上這一句。

總之，只要一到這個時候，全縣的街談巷議，都把河伯娶親這件事，當做談話資料。全縣的人，這時就像一羣瘋子似的，滿街亂跑，直鬧得大街小巷，無一不知，無一不曉，恐怕只有新到任的縣官西門豹還不明瞭。

西門豹是一位愛民如子的好官，到任後，召集當地的父老來談話。西門豹問道：「你們這地方有什麼不好的風俗習慣，使人民感到不安的？」內中一個年紀最大的老人嘆道：「最可慘的，就是河伯娶婦的那回事了！」

「是什麼一回事？」西門豹和顏悅色地問。

「河伯娶親嗎？」坐在西門豹左邊的那位老年人站起來說道：「我們臨漳縣附近有一條漳水，年年要泛濫成災，淹沒田禾人畜。後來這裏有一個女巫，她看見百姓都怕漳水，便說是漳水的河神河伯因為沒有夫人，所以年年興波作浪，和人民為難。如果每年在民間選一個漂亮的小姑娘送給河伯，這個水災就可免了。因此民間面孔生得白淨一點的女孩子，大都遷居到遠處去了！」

「這倒也罷了！」又有一個老人插嘴說：「到了河伯娶親的時候，當地的土豪還要勾結縣裏的污吏，四處勒索金錢，鬧得境內雞犬都不安寧哩！」

「到河伯娶親的那天，煩你們通知一聲，我也要去瞧瞧熱鬧哩。」
西門豹不動聲色的說。

那日，正是全邑人士恭送河伯夫人入水的一天。漳水左岸搭起一座很高的彩臺，上面擠滿了役吏、土豪、女巫和她的門徒，正在拜祭河伯。臺下觀衆萬頭攢動，熱鬧異常。

這時候，人羣中讓出一條大路，一頂藍呢官轎，自遠而來。百姓們曉得新縣官西門豹來了，個個歡呼起來。女巫們見當地父母官親臨，不敢怠慢，忙迎接他上了彩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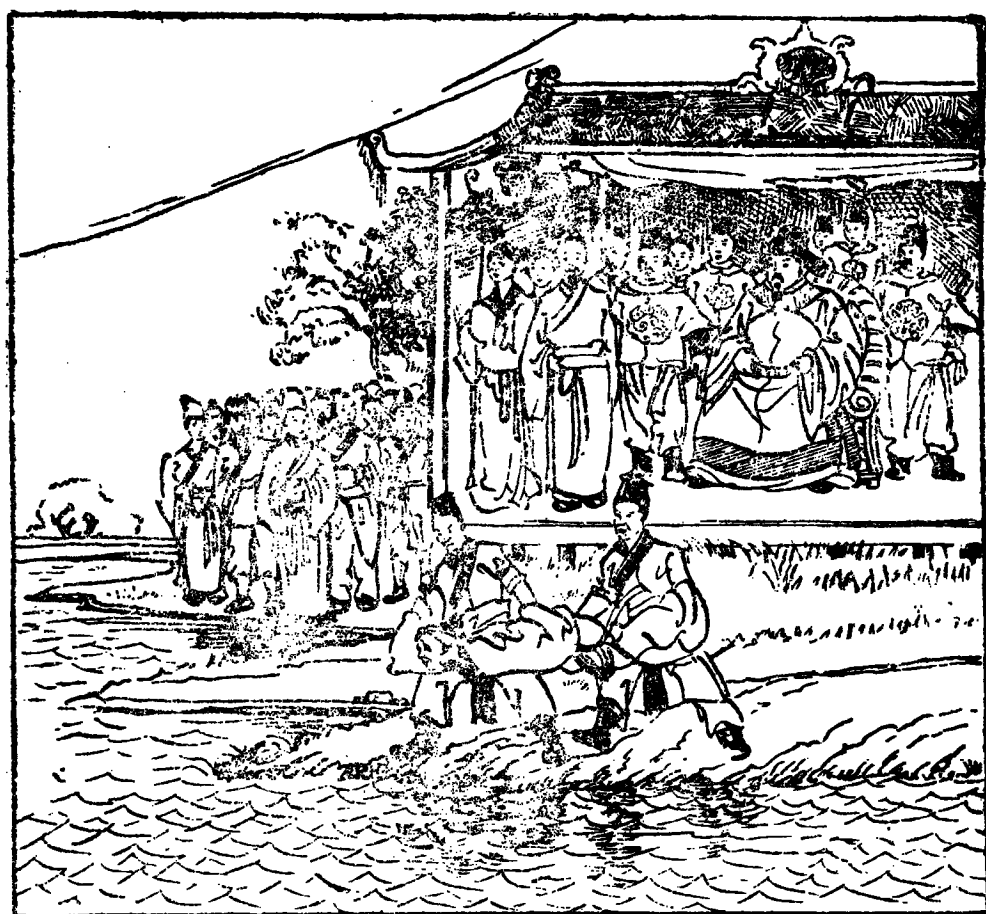
「今天真熱鬧呀！我還是第一次呢！新娘在那裏？請過來給我瞧瞧！」西門豹帶着笑容說。

「是！那一個著紅衣服的，就是河伯夫人！」女巫說着，叫女徒弟扶了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走來。

「喂！不行！」西門豹走近一看是一個端莊秀麗的女孩子，正在苦着臉流淚，便故意這樣說：「怎麼選這女孩子做河伯夫人？笨頭笨腦的，豈不給河伯見怪！不行！不行！……！」

西門豹用手抓一抓頭對女巫說道：「這樣吧：煩你向河伯說一聲，改日另送一位漂亮的姑娘給他做夫人吧！」說着，向左右揮揮手，幾個差役，一擁而前。女巫還想分辯，他只當沒有聽見，祇聽得「撲通」一聲，平靜的水面起了一個大浪花，女巫已被投到水中去了。

兩岸看的民衆，個個驚的目瞪口呆。西門豹等了一會，自言自



西門豹叫差役把巫女投下水去

語說道：「怎麼去了這半天還不回來，想是河伯留她吃飯吧！」西門豹指指女巫的大徒弟說道：「難為你辛苦一趟，下去催一催吧！」說完，便叫人把她也投入水中。

隔了一會，西門豹又吩咐把一個徒弟推下水去。等到三個徒弟都拋下水去還沒見回音，他改變主意，又叫人把站在那裏發抖的土豪推下水去。嘴裏假意埋怨說：「女人真沒用，這一件小事也做不來！」說時，回過頭來對那兩個土豪說

道：「看你倒像很能幹的，就勞你下去吧！」

水面接連響了幾聲，三個惡貫滿盈的土豪都拋到水裏去了。其餘沒有下水的土棍，在西門豹監視之下，逃不掉，走不得，一個個嚇的面無人色。這時，臺下的觀衆也驚惶失措地，站在那裏發呆。

「全是飯桶！這點小事幾個人都辦不來！」西門豹一面指着水面罵那些下水的女巫們，一面對附和的役吏們說道：「你們去催一催吧！」

役吏們一聽這話，嚇得魂不附體，都跪地求饒。西門豹若無其事的說道：「河伯與你們感情大概還不差，這有甚麼關係呢？叫你們去催一催都不肯嗎？好！且等一會再說！」

看看天色將晚，一部分知趣的觀衆都漸漸走開了，那些平時作惡多端的役吏們還跪在臺上苦苦哀求。西門豹大聲問道：「還有誰肯下

水去催一催的」？問了幾聲，竟沒有一個敢答應。

他這纔變過口來說：「想是河伯留着他們不放了，我們回去吧！」
西門豹乘轎回來，那些百姓都舒一舒氣道：「好了！我們的大害除掉
了！」

西門豹派人將那女孩子送回家去，就集合當地人民開渠築壩，興辦水利。從此，漳水永絕水患，人民安居樂業，那種慘無人道的迷信舉動——河伯娶婦，再也沒有人敢提了。

六 千古少有的模範國民

我們在報紙看到人民捐款給政府的時候，大家不期而然的便會提到西漢的卜式。

卜式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人？也許有人要這樣問着的。

不錯！卜式的確不愧是一位模範的國民，他是西漢時候的人，世居河南，種田畜牧爲業。他生性仁愛豪爽，對於金錢看得很平常。他的弟弟成人後，他便將祖先留下來的出地財產統統讓給他弟弟，自己僅取了一百多頭羊，到山上去養着。他對於畜牧事業很有研究，十幾年後，大羊生小羊，小羊成大羊，漸漸地成了富翁。

漢武帝時候，北方的匈奴勢力很雄厚，屢次來侵擾中國。中國政府因年年派軍討伐，要花費大批錢財糧餉，因此人民的負擔也漸漸加重起來。

卜式看到這種情形，心裏很是不忍，就寫了一封信給政府，願把自己的財產捐一半給國家。

武帝接到他的信，非常詫異，便派人對卜式說：「你捐這許多錢，究竟想做什麼官呢？」他說：「我是一個牧羊出身的農民，一點學問也沒有，對於做官，完全外行；政府叫我做官，我是不情願的。」

「你既不願做官，莫非家中有什麼冤枉事情要向政府伸訴嗎？」武帝派來的使者問他。

「我平時與人毫無爭執，遇到鄉里有窮苦的人，我總量力周濟，使他們生活有靠；如有性情不對的人，我總用善言勸導，教他們改邪歸正；因此我住的地方，無論是認識我的人，與不認識我的人，和我的感情都很好，我有什麼冤屈哩！」卜式坦白地回答。

「這真奇怪了！」使者又問他道：「你既不要做官，又沒有冤事伸訴，那末你要怎樣呢？」

「現在匈奴這樣欺負我們的國家，對於國家前途，關係很大。我們老百姓在這時候，凡是有智勇的，就該齊赴前線殺敵，有的，就該儘量捐助軍餉。如果人人抱着這樣抗敵的決心，還怕匈奴不滅亡嗎？」卜式沉痛地對使者說。

使者回來，把卜式所說的話回奏武帝；同時又和丞相商議，想由政府明令嘉獎卜式，藉此鼓勵國人。

「世上那有這等的好人？也太不近人情了！其中怕含有欺詐吧！」丞相搖搖頭，勸武帝不要中卜式的詭計。

過了幾年，河南地方上天災流行，一般貧民，無法謀生，多半拋妻別子，逃到別處求乞去。卜式看見這種情形，非常悲憫。便拿出二十萬錢交給河南太守，請他散給難民，維持生活。

「奇聞」！太守見卜式捐出這許多金錢散給百姓，非常驚異：世上竟有這等好人嗎？便將卜式捐錢的經過報告武帝。

武帝上次給丞相一句話，說得滿腹狐疑，猜不透卜式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。這一次，卜式又捐出這許多錢來救活百姓，準定是一個真正的好人了，就賜給他很多的錢。

「這做什麼」？卜式心裏很奇怪：「我捐錢給百姓，還要政府賜錢給我嗎？真是笑話」！他把政府送來的錢，原封不動，仍舊捐給政府，叫官廳裏替地方上多舉辦點慈善事業，自己仍舊牧羊去了。

「愛國家，愛同胞，千古少有的模範國民」！武帝這樣稱贊他，便再三懇請他出來做官，並賜良田，做他養老送終之費。從此，卜式兩字便傳揚開來，直到現在。

七 救起一羣螞蟻

「有趣！有趣！」宋祁蹲在地上看見一羣螞蟻擡着一隻死螳螂，高興得狂叫起來。

「阿弟！什麼事情？告訴我呢！」他的哥哥宋郊問。

「快來看！有趣極了！」宋祁說。

宋郊走出來一看，原來是一羣螞蟻在那裏扛食。起先一個螞蟻發現一隻死螳螂睡在地上，便急急忙忙跑回洞去。過了一會，一個大螞蟻自洞中出來在螳螂身邊嗅了一下，又匆匆進洞去。不久率領着無數螞蟻，成羣結隊的走來，路上遇到回家的螞蟻，彼此附耳一下，好像傳話似的，便都一齊趕到螳螂那裏。一刻工夫，螞蟻隊伍已排得密密

層層，遠看，彷彿地上鋪了一層黑沙，十分有趣。

「畢竟它們力量太小了，半天還沒有扛起來！」宋祁說着，預備拿草去推那隻螳螂。

「別動！」宋祁止住他說：「看它們合羣的力量！」

一會兒，那個像傳令官模樣的大螞蟻又走淮洞去報告。這次帶來的螞蟻比先前更多，後面跟了一個最大的黑螞蟻，有無數小螞蟻左右衛護着，徑往螳螂那邊走來。

「螞蟻還有國王嗎？」宋祁指着那大螞蟻說。

「你別輕視它們，螞蟻的團結力很強呢？連我們人類還不如它！」宋祁嘆息着。

真的，螞蟻的合羣精神真可欽佩，那隻比螞蟻大上數百倍的死螳

螞蟻被一羣螞蟻兵扛起來。路儘管不平，螳螂儘管笨重，可是它們一點也不畏難，依舊鼓着勇氣慢慢地向洞裏扛。

這時候，外面忽然括起一陣大風，接着雷聲隆隆，電光閃閃，竟下起雨來了。宋郊忙拉着宋祁的手避到屋子裏。

雨越下越大了，小弟兄倆忽然想起外面地上的螞蟻來。宋郊說：「弟弟！我們此刻坐在屋裏，不知外面的螞蟻怎樣了！」

「是啊！」宋祁說：「它們是有團結精神合羣力量的動物！我們應該敬愛它們。阿哥！我們現在救救它們好不好？」

「對！」宋郊贊成弟弟的主張，說着，一同走了出來。

夏天的雨是不會長久的，不多時，雨點停住，一輪紅日又自雲中冉冉出來。

宋郊站在石階上一看，天井裏已積了三寸多深的水，幾千個螞蟻全在上面，爬來爬去，實在可憐。他就叫弟弟拿了許多竹片來，浮在水面，編成一座小橋，一頭靠在石階上，讓螞蟻回到洞裏。

他們倆站在石階上，見螞蟻一個個泅上竹片，不多時都爬上岸，很活潑的回到它們家中去了。

他們弟兄倆做了這一件好事，心裏非常快活。回到屋裏，母親問他們道：「你們爲什麼這樣開心啊？」

宋郊得意洋洋地答道：「我們救活了許多螞蟻！」

「很好！將來你們替社會做事，對待人民也應當這樣仁愛！」母親勸勵他們。

「是！敬遵母親的命令！」小弟兄倆恭敬地齊答了一聲。

註·宋郊宋祁弟兄倆是宋朝河南商邱（現在的杞縣）人。後來宋郊因有功於國家，封鄭國公，弟弟宋祁做到工部尚書，名譽都很好。

八 我已把麥船送給他了

「呼，呼，呼！」一隻裝滿麥子的船，張着滿帆，順着東南風向北進發。中艙裏坐着一位眉清目秀的少年，看他年紀，也不過十八九歲光景，手托着一本書，在那裏且詠且讀。

原來他是宋朝范仲淹的愛子范純仁，奉了父親的命令，回到他的家鄉——蘇州，裝了五百斛麥，運到河南去賑濟窮人的。

一路順風，船行的極快，這一天船抵丹陽，水手們照例拋錨停泊。范純仁也就走上岸去散步。

「純仁哥，你幾時到這裏來的？」一個形容憔悴身著孝服的人迎頭招呼他。

「喲！你不是石曼卿先生嗎？」范純仁驚訝地問道：「你怎麼會逗留在這裏的？」他說着，眼光對石曼卿身上打量一回，心想：石曼卿怎會落魄到這種田地。

「唉……！」石曼卿歎了一口氣，接着悲痛說道：「說來話長：我們一家北歸，不料走到此地，有三人染了時疫，相繼謝世，我本是一個窮讀書人，又在中途，舉無親，怎樣來辦理這三人的喪事？我留這裏已有兩個多月，看來先人的骸骨難以還鄉歸葬了！」石曼卿說到這裏，不禁大放悲聲。

「曼卿先生！請寬心一點！」范純仁勸慰他道：「你放心！我決儘

我的力量幫助你！」

「唉！純仁哥，你也在旅途作客，怎會有力量幫我的忙呢？」石曼卿拭乾眼淚，憂形於色的說。

「真湊巧！我現在正奉了家父的命令，從舍下裝着五百斛麥，停泊在這裏，我可以把這船麥子贈與足下，辦理喪事」。

「那好極了！」石曼卿又驚又喜的說：「可是尊大人自有正用，我怎樣能受你這樣的厚賜？使不得！使不得！」石曼卿覺得他這樣的慷慨贈予，心中非常不安。

「沒關係，路見貧乏，還應解囊相助，何況彼此世交呢？」范純仁坦然的說。

「絕對使不得，我不能當此厚賜，況你有父命在身」，石曼卿

依然婉言推辭。

「曼卿先生儘管放心！家父秉性仁愛，必不責我，使你不安，請你放心好了！」范純仁肯定地說。

明天一早，范純仁打發水手回去，連船帶麥一齊交給石曼卿，由他變賣作安葬之費，自己並幫助他料理幾件要事；恐怕父親懸望，便不等他們喪葬完畢，單身騎了一匹馬從陸路趕回睢陽——河南商邱去。

他到了睢陽，拜見父親，便站在一旁侍立着。隔了一會范仲淹問他道：「你在家鄉遇到故人沒有？」

「有的」，他恭恭敬敬的回答道：「在丹陽遇見石曼卿，他因爲三喪未葬，逗遛在那裏三個月了，一時沒有急公好義如郭元振般的人物

去幫助他，所以他：」。

「你既然知道他這樣困難，爲什麼不把那船麥送給他呢？」范仲淹不等他說完，這樣詰問他。

「是的！我已把麥船都送給他了！」范純仁回答時，態度很自然。

「哈哈！哈哈！」范仲淹拈着鬚鬚大笑起來，不住稱贊他道：「對呀，這纔對呀！」

後來，范純仁在慶州——甘肅慶陽——做知府的時候，地方上正

鬧着饑荒，人民個個餓的骨瘦如柴，性命只在旦夕。他見到這種情形，便立刻下令把官倉裏積的穀子發給饑民。左右有些官佐對他說：「范知府！官倉裏的穀子，動不得的，擅發庫粟，例必獲罪，我們何不先把災情報告給政府，等核准後再散發呢？」

「不行！『救災如救火』！等待呈報核准後再來放賑，那人民都要餓死了！」范純仁拍拍胸口說道：「有什麼禍事，我一人承擔好了，決不連累你們！」

人民領得賑米，感激得甚麼似的，有些人甚至掉下淚來，都齊聲說：「范公救了我們的性命！」

可是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」，竟有些沒良心的奸人，妬忌他的德行，向朝廷控告他，擅用國庫，破壞官例，企圖藉此陷害他。

徼倖！那年秋收大熟，人民聽到他因散發賑米將受譴責，都說：「范公是我們救命的恩人，我們怎能連累他？」大家不分晝夜，把出裏收到的穀子送還官倉。等到政府派人來查，倉庫裏早已堆滿金黃色的穀子了。

「范公爲人仁愛忠直」！「范公是我們的救星」！大家背地這樣稱贊他。

九 這件功德倒真是不可限量呢

在宋朝時候，福建福州有一年地方上大鬧饑荒，有好多農民因田禾歉收，沒有錢完糧，被官廳裏捉去監禁起來。

這時，福州的太守孫覺，是一位秉性仁愛的好官，他知道那些農民實在因窮苦完不起錢糧，對他們很表同情。但是當專制時代，沒有替人民說公平話的機會，因此他着實爲這些事情發愁。

一個月明如晝的晚上，孫覺信步走到監房門前，一夥農民正在那裏談論，他側耳聽見：

「這個年頭可真了不得，田裏穀子一顆都收不到，錢糧卻不能不完！」農民甲說。

「老兄你還算幸運！前天拘捕我的那兩個差役，幾乎把我的腿都打折了！」農民乙說。

「你倒忘記嗎？俗語：『天高皇帝遠，有冤無處伸』啊！」農民丙嘆了一口氣。

「什麼皇帝不皇帝，皇帝不是人嗎！他們榮華富貴，卻要我們人民養活他們，豈有此理！」農民丁憤憤地。

「要不這樣，祇有革命呀！」農民甲，回答時帶着苦笑。

「我們的孫太守，倒很同情我們。」農民乙說。

「孫太守雖是一個好官，但這是上頭的公事啊！」農民丁滿肚皮的

牢騷。

這時站在簷下的孫覺，句句都聽的分明，這許多話，猶如繡花針刺在他心頭一樣。一連十多夜，他都沒有睡着。

真是事有湊巧，不久，當地有個大富豪，情願拿出五百萬錢，修理附近各大廟宇，特地跑來向他請示。

孫覺心想：我常要釋放這些欠租的百姓，卻苦於沒有錢替他們償還，現在既有這位富豪有這許多錢要布施給各廟宇，何不叫他成全那些可憐的百姓呢？他想定主意，滿面含笑的對富豪說道：「大財主！你爲什麼要布施這許多錢修理廟宇？」富豪道：「我不過要求些幸福罷了！」孫覺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不過菩薩仙佛全是一些泥塑木雕的偶像，一點知覺也沒有，人民當初塑它們，原想求些幸福的，結果地刀上還

是鬧饑荒，民間還是不太平；你何不將這筆巨款布施給百姓，把他們欠的稅代償給國家，好叫那些農人早早回家重理舊業，地方上便會太平下來，他們個個也都會感激你，這件功德，在我看來，倒真是不可限量呢！」

那富豪見孫覺講的話很有道理，便一口答應道：「太守的話，一點不錯！我明天就把這五百萬錢送來！」

第二天，孫覺把富豪送來的五百萬錢，解入國庫，將農民所欠的款子，一齊還清，立即把那些押在監牢的農民都釋放出來，叫他們向富豪道謝，那些農民，一個個歡天喜地的回家去了。

十 幫助旁人是我們最大的安慰

「唉！家裏的口糧完了！」吳大媽指着那隻破缸對她的丈夫說。

「那怎麼辦呢？」吳阿大回答時，臉上現着憂鬱的樣子。

「我想還是向韓樂吾先生暫借一點回來，度過目前，等我們的穀子收到手，一併還他，你以為怎樣？」吳大媽說完，把布袋遞給阿大。

「不過……」，阿大說：「屢次向人家借米，似乎太講不過去了！」

「但是韓樂吾先生是一位樂善好施的君子，大概不至拒絕吧？」她說。

「好！我姑且去試試看」。阿大把布袋接過來，徑往韓樂吾家中走去。

提起韓樂吾先生這位善人來，附近數十里的地方，無一不知，無

人不曉。不過，他的家裏也很窮苦，三間草屋，還和人家合住。同他住在一起的那個人家，當然也是很窮的；但是他們同居一處，卻能夠彼此互相照顧，所以同住了幾十年，兩下處的很好。有時韓樂吾一家都出去了，那一個人家便替他們看守；他們有人生病了，那一家便來慰問，幫助看顧病人。幾十年來，都是如此。這件事漸漸給附近的鄰居知道了，大家都暗裏稱贊他是一位仁慈博愛的長者。韓樂吾本人呢，對這些議論，一點也不放在心上。遇到有求於他的人，祇要力量上做得到，都儘力的幫助人家，「扶弱濟貧」，成了他唯一的任務。

這一天，樂吾正在和他的妻子在家裏做事情，聽見外面有人敲門，走出來一看，原來是前天向他借過米的吳阿大，右手拿了一只布袋，對他發怔，看樣子像是又要向他借米的。

「阿大！請到裏面坐！」樂吾右手一揚，怪和氣的對他說道：「不是要借米」？

「韓先生」！阿大紅着臉說：「我真不好意思啓齒，實不瞞先生，我家裏的米，已經吃完了。不過我並不是一個好吃懶做的人，祇因日前青黃不接，實在迫不得已，所以厚臉到府上來，想再借少許米回去，把眼前度過；等我穀子收到手，連以前借的米，加倍奉還，不知先生可肯」？

「說那裏話」！樂吾說：「我們都是窮苦朋友，理應互相扶助，何必分彼此呢？請你暫坐一下，我到後面去去就來」。樂吾把布袋接過手來，跑向後面去了。

到了後房，把米缸蓋揭開一看，底下還有薄薄的一層，量起來不

過二三升吧！樂吾把布袋打開，預備拿升子量米，妻子在旁邊看見，不免愁上心來，肚裏思量，家中只剩這一點點米了，假使再分給人，那我們豈不要餓死麼？「幫助人家，原是應該的事，如果自己餓着肚皮去幫助人，那也只好愛莫能助了！」她對丈夫這樣說。

「什麼」？樂吾見妻子勸他，覺得很奇怪，他說：「我是來看米有沒有的，不是來看有多少的！我們和他們，一向是互相幫助的，現在怎末可以變心？在我看來，他今天跑到我這裏來借米，大概方法已經想盡，說不定也許幾天沒有吃了。倘使我們今天不借給他，至多我們比他們可以多活兩天罷了，而他們今天便要餓死，那有見死不救的道理？那有可幫助而不幫助的道理呢？」

「是的」！她恍然大悟的說：「我們應當儘我們的能力幫助他們！」

「這纔是做人的道理」！樂吾叫她拿着布袋，自己把米統統量起來，分了一半倒在袋裏。臨走的時候，他又對她說：「儘自己的力量，幫助旁人，是我們最大的安慰，縱使我們明天一同餓死，也沒有什麼遺憾了」！

「對的」！她微笑地把他送出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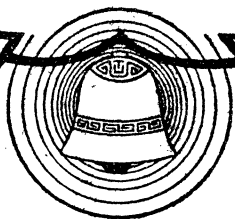
那年秋天豐收，從前借米的人，便將穀子送到他家裏，不料走去看，大門卻關得緊緊地，韓樂吾夫婦已不知去向，門口留了一張字條，上面寫着：

「我們夫婦倆現在雲遊四方，不知道那一天纔能回來，你們借的穀子，請自己留下用罷」！

還穀子的那些人，看見這張字條，大家感動的眼淚都流下了，直

到太陽下山，大家纔嘆息着回去。

小朋友：韓樂吾夫婦真的離家遊玩去麼？其實他們夫婦兩人躲在
家裏績麻呢！

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三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滬一版

仁愛的故事

全一册 定價國幣一元一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編著者	韓德溥
發行人	吳秉常
印刷所	正中書局
發行所	正中書局

(1302)

